

山河万岁
(组诗)

□ 文 / 刘立云

坐在阳台上看抚仙湖天亮

突然醒来，干脆搬一把椅子坐在阳台上
看抚仙湖天亮

我是昨天半夜到来的，来不及辨认
这座湖畔房子的外貌、内饰
和阳台的朝向
朋友们潮水般涌来，又潮水般涌去
扔下一桌的酒瓶、纸杯及骨头残渣

此时我从睡眠的另一头返回
空气中挤满兴奋的乙酰
而世界浑沌如初，我看见巨大的静被更加巨大的黑
覆盖

我渐渐听见了水与水簇拥的声音
喋喋的声音，窃窃
私语的声音
高原的那只眼睛就在这个时候缓缓睁开了
那么清澈，那么含情脉脉
那么美

告诉你，我刚刚大病一场
但我庆幸当我休眠
我还能被庞大的事物惊醒

河流的第三条岸

他们那边叫阿穆尔河，我们这边叫黑龙江
我知道它还有第三个名字
叫墨河，隐藏着河流的第三条岸

那时我正站在江中心的古城岛，眺望雅克萨

坐船去孤山

醉酒的人醉眼朦胧，他说他看见了神仙
抑或看见了鬼，你千万别当真
就如此刻我们坐船去孤山
他说他看见一只手，款款拉开一件丝绸
的拉练，进而看见横卧大地的美女
肌肤胜雪，粉嫩的颈子天鹅一般
弯向湖面；停在胸前的两只鸽子
娉娉婷婷，展翅欲飞。他还说他看见一条河
从两座山中间一滑而过，优美地
劈出一段江陵，一座小三峡
这时你打着小呼噜，正在一滴酒中酩酊

在高原酣睡千万年的美人，就这样
任性，这样风情万种，像雪一样

河水寂寂流淌，像认出了我的亲人
放慢了脚步
它肯定看见我内心凄楚，眼里含着一大滴泪

现在，我应该对你说出这条河的容颜
它是黑色的，不是浓烈的黑
轻描淡写的黑，而是静水深流的那种黑
仿佛携带着某种暗物质，让它不堪重负

那样的一种黑，我能找到的比喻是：一方
水墨，它留下的白
有如铁被磨亮之后，隐居在自己的光芒中

在玄天湖畔静坐

我做了什么善事，玄天湖用那么精美的一只盘子
给我端出一湖的星辰？

一颗，一颗，它们用白云擦过
又放在清水里浸泡
像用一泓童贞浸泡一只只眼睛

哦！大地上的人此时此刻都是有福的
你们卸下重轭，以孕育的姿势回到母亲的子宫
或者抱着自认为可以
托付终生的人，在梦里偷吃月亮

唯我把自己从睡眠中拔出来
借它
庞大的静，推开心中的乱石

一湖的星辰，我只选择我安身立命的那一颗
在接下来的日子
我要拂去浮尘，努力辨认我蓬头垢面的一生

甘愿陪着你堆积与融化；而所谓的孤山
或许只是一个传说，一个美丽的念头
抑或她佩戴在胸前的挂件
昨天可以是翡翠，今天应该是琥珀
如果你看见白光闪烁，满湖的青鱼
耸起银色的脊背，从她面前
列阵而过，那肯定有摘星星的人，万般
疼爱，赠给她一弯天上的月亮

坐船去孤山，我是个大意失荆州的人
至今不记得她坐在船头，还是
船尾；我只记得她澄澈的眼，深不
可测，有如用天上的水一遍遍洗过
我只记得她推动一湖碧波，让我幸福地沦陷
有如她三千年前，幸福地沦陷一座城池